

KODAK
LICENSED PRODUCT

IM

T

U

KODAK Gray Scale



傷寒論疏義

十

ヤ 9
891
11



門 9
號 891
卷 11



傷寒論疏義卷第六

喜多村直寬士栗學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案厥陰病者半表半裏寒證是也與少陽為表裏而其位主上焦夫熱浮寒沉乃理之常是以少陽之往來寒熱變為厥陰之上熱下寒且厥陰雖屬寒倘或胃氣有熱表裏之寒熱相交爭而為寒熱互勝證蓋上熱下寒與寒熱互勝者非敢有二證也其受病必自太陽若少陰方氏曰蓋厥陰邪由少陽傳來而魏氏曰少陰傳厥陰二說並是而

傷寒論疏義 卷第六

少陽則部位相同故尤易致變耳其脈則沉
 細微遲而熱勝則或數或浮寒勝則或厥或
 絕其證則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者上熱
 之徵也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者下寒之驗也若夫寒熱互勝則厥熱互發
 其治法溫涼相錯清補兼施如烏梅丸及乾
 薑苓連人參湯是也唯其陰陽和平則就快
 愈蓋熱祛而陽漸則死更有胃中燥熱而轉
 陽明者亦局外之變也篇中厥可下及下利
 藏語條蓋指此證
 或言半表半裏非寒可羈留之地是殆不然

也瘧疾屬半表裏證而尚有寒多者楊仁齋
 曰寒瘧自感寒而得金匱濕病胸中有寒
 丹田有熱亦足或言厥陰乃陰之極陰極而
 陽生然三陰極則皆變陽豈啻厥陰果如其
 說則太陽當為陽之盛大陽明當為兩陽合
 明仲景寧徵陰陽之證候不拘曰之如何
 也且厥陰居六篇之末是以前輩指為陰中
 至劇證此亦依熱論而立敘者病之傳變焉
 得同於篇目之次而前人不察夢語紛呶豈
 非可笑哉柯氏曰少陽咽乾即厥陰消渴之
 機胸脇苦滿即氣上撞心之兆心
 煩即熱之初不欲食是飢不欲食之根喜嘔
 即吐衄之漸故少陽不解轉屬厥陰而病危

厥陰病衰轉屬少陽而欲愈如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不欲食至數日熱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喻氏曰按厥陰篇中次第不一有純陽無陰之證有純陰無陽之證有陰陽差多差少之證大率陽脈陽證當取三陽治法陰脈陰證當合用少陰治法厥陰病見陽為言頗得經旨故拈於此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

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撞宅江翻衄戶恢翻細同

此論厥陰病之總綱消渴謂飲水多而渴不止其水如消也消渴者鬲有熱也撞衝古字通突也擊也氣上衝心熱氣上逆也疼熱者熱甚也心中疼熱陽熱在上也以上皆上熱之證飢而不欲食寒

迫胃中也胃陽失權衄不安其居故不納食強食則吐之衄亦隨吐出蓋勢所必然也若因其上熱誤下之則上熱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以上皆下冷之徵楊士瀛曰蓋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虛寒無熱耳是也以下凡云厥陰病者皆指此證而言之也程氏曰食則吐衄則胃中自冷可知以此句結前證以見烏梅丸為厥陰之主方不但治衄宜之也其厥利發熱則厥陰之本證胃虛藏寒下之則上熱未除下寒益甚故利不止

劉蒞庭曰：巢源有冷熱不調候云：陽併於上則上熱，陰併於下則下冷而無上冷，下熱之證其故何也？蓋火性炎上，水性就下，病冷熱不調則熱必浮于上，寒必沉于下，是所以無下熱上冷之候也。凡誤下之證，下焦之陽驟虛，氣必上逆，則上焦之實反因下而成實，以火氣不下行故為上熱下冷之證。此誠足以發本病之理蘊。

金鑑曰：厥陰者與少陽為表裏者也，故其為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所以少陽不解傳變，厥陰而病危。厥陰病衰轉屬少陽為欲愈。

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

聖惠方宜建中湯作攻

此揭明厥陰病愈之脈。凡三陰云：中風者皆指陰病見陽熱脈證而言。說既見前，脈微厥陰脈也，浮表陽脈也是半表裏之寒將去而病機向表，故為陽已復而病欲愈也。但微而不浮則陽氣未復，故為未愈也。

成氏曰：經曰：陰病見陽脈而生，浮者陽也。厥陰中風脈微浮為邪氣還表向汗之兆，故云欲愈。

令韶張氏曰：王聖欽曰：陽病得陰脈者死，不浮未必，即是陰脈故止未愈不曰沉而曰不浮，下字極

活

尤氏曰此證必兼有發熱微汗等候仲景不言者以脈該證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此言厥陰病解之時義與前篇同

令韶張氏曰少陽旺于寅卯從丑至卯陰盡而陽生也厥陰病解于此時者中見少陽之化也徐上扶曰三陽解時在三陽旺時而解三陰解時亦從三陽旺時而解傷寒以生陽為主也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與之愈

此辨厥陰消渴與水之義言消渴乃厥陰中一證渴欲飲水者兩熱之故少與之則愈蓋不妨僅潤上焦也若多與之則太陽暎灌已有明戒况厥陰乎其致停蓄釀禍必矣

劉廉夫曰案此段言愈者僅是渴之一證得水而愈耳非曰厥陰病愈也諸注訛

以上四章論厥陰病總綱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此論四逆不可下以起下文之意諸字該下文諸厥條而言凡四逆厥者為陰陽不相順接之故治

法當交通陰陽不可下之雖乃云熱厥者應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時不敢輕試也虛家亦然者氣血本虛家胃氣不固故雖不厥逆亦不可下也
隱菴張氏曰此節何以言諸四逆厥復言虛家曰仲祖之書脈絡如灰線語意如盤珠觸類旁通因此悟彼處處皆然不獨此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此以下諸節并論寒熱互勝之義厥逆屬陰發熱屬陽先後發熱而利必自止者是陰退而陽進也見厥復利者是陽退而陰進也可知厥熱乃陰陽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此章ハ厥陰病解スルノ時ヲ申シマシタノテ矣
義ハ前篇ト同意ニコサリマシテ三陰三陽ノ六經ヘ十二支ヲ配當致シマシテ解スルノ時ヲ掲マシタノテコサリマス

厥陰病之義ハ前條講義モコサリマスハ略シマシテ此解スルノ字ハ大陽之篇ニモ邪散而病去也トゴサリマス又張氏ノ說ニ少陽ハ寅卯ニ旺ス丑ヨリ寅ニ至リマシテ陰ガノコラス盡マサルカラ陽ガ生ジマスノテ矣厥陰病此時ニ解スルト云ノハ中ニ少陽ノ

化ヲ見ハシマスルカラキテ矣。又徐上扶之說。三陽ノ解スル時ハ三陽之旺時ニ在テ解シマスル。三陰之解スル時モ亦ヤハリ三陽之旺時ニ從テ解シマスル。總テ傷寒ハ生陽ヲ以主サト致シマスレハ矣。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々與之愈。

此ハ厥陰病消渴ニ水ヲ与フルノ義ヲ辨シマシタ條ニコサリヌ。言ハ消渴ハ乃チ厥陰中ノ一證テヨリマシテ。渴シテ水ヲ飲ニト欲シマスルハ高熱ノ故テ矣。少々与之則愈スルハ。僅ニ上焦ヲ潤シマスルニ妨ハコサリヌ。若シフトシテ多ク与ヘマスレハ則大陽之

篇ニモ。噎灌ノ戒モコサリマス通り。大瘳ヲナシマスル。内經ニ曰。胃不和則卧ス不安カラス。乃チ因胃中無津液故欲得飲水止。應与水以潤之。則胃中和而自愈。然レ凡不可忍所欲須少々与テ飲之。猶所謂能飲一斗者。与五升之義。乃チ太陽病ニテモ此ノ如クテコサリマス。況ヤ厥陰病ニ多ク与マスレハ其停蓄メ禍ヲ醸シマスル義ハ必定テコサリマス。

劉廉夫人案ニ。此段愈ルト云ハ。僅ニ渴ノ一證ナリ得水愈スルト云ノテ。厥陰病ノ愈スルト云ノテハ。

サリマセシ。諸註訛レリトコサリマス此案可然矣
以上ノ四章ハ厥陰病ノ總綱ヲ論シマシテ。厥陰病ニ必
アル処ノ症ヲ論シマシタ矣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モ亦然。

此論四逆不可下以起下文之意ヲマシタノテ矣。

此諸ノ字ハ下文ノ諸厥ノ條ヲノコサヌヨリニ該テ
言マシタノテ矣。凡四逆厥ト言シマスルノハ陰ト陽ト
相接ハリマセシ故テ矣。療治ノ仕ヨウモ專ラ陰
陽ヲ通ハシマシテ。下シマシテハナリマセシ症テ矣。乃
熱厥スルモノハ之ヲ下スガヨイト言シマストモ然

レ也。其逆厥ノ時ニ方リマシテハ。下之法メツタニ輕
クシク試ミラレマセシ。虛家モ亦然リト。未タ病
マセニ前ニ。氣血ノ本虛家ヲ言マシタノテ矣。虛家
ハ胃氣固マリマセシ故ニ厥逆致シマセントテモ亦
ヤハリ下サレマセシ症テ矣。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此ヨリ以下ノ諸節並論寒熱互勝之義章矣。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言傷寒表症罷先
見厥利而後發熱。非陰症始病便見厥利也。
厥逆ハ陰ニ屬シマシテ。陰氣ガ勝マスレハ。厥逆ノ

下利致シマスル。發熱ハ陽ニ屬シマス。陽氣カ復シ
マスレハ發熱ノ下利ガ自ラ止マスル。是ハ陰ガ退
マシテ。陽ガ進ミマスルノテ矣。厥ヲ見セハ復利ス
ルトハ。陰氣還テ勝マシテ。復下利致シマスル。是ハ
陽ガ退マシテ。陰ガ進ミマスレテ矣。

張氏ノ說。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チ厥
陰之常候。下文見厥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
設厥利止。而熱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
血。又爲陽熱有餘之證矣。

進退之機也

張氏曰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厥陰之常候
下文見厥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設厥利止。而熱
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血。又爲陽熱有餘之
證矣。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比厥利者。當不能
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
氣尙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
熱續在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
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

傷寒論卷之八
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
罷者此為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食以之令音嗣王
主素至其要論曰
已曰食他日飼也方氏曰食與飼同食以飼之也
○舊本上後三日作後日今據玉函成本校補
此又釋前條之義言傷寒已屬厥陰始發熱六日
熱後厥者九日厥較發熱多三日是胃氣衰弱不
能達于四支故厥多而且利大凡厥冷下利者中
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乎胃氣已回但
恐為下文之除中則胃陽欲絕中氣將除虛陽暫
燄引食自救未可知也恐者疑而未定之辭也姑
且食以索餅餅即麪也索餅謂麥麪之線索而長

者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洩麪使令并也索餅隨形
而名之錢氏曰疑卽今之條子麪取其易化也若
食後不發熱者自是胃陽有守不為食而泄為中
氣尚在故可懸斷其必愈然振下文則非食後無
微熱惟不發暴熱耳若食後暴熱來出而復去則
是除中孤陽得食而外走胃中真氣已敗亡如燈
將滅而復明之意此頃刻而不救之證也蓋再舉
除中候以結上文乃食後不暴發熱俟三日脈之
而其熱微續不已則是厥與熱日期相應陰陽無
偏勝當期之旦日夜半而愈且日夜半者明旦夜

半陽氣將回之候所謂厥陰病欲解時自丑至卯
上也史項羽記旦日亭上卒又項伯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於是項伯復夜去又倉公傳載公乘項處診藉云當旦日死又云處且日死并明日也所以然者已
下至夜半愈乃反覆申明上文之義六日九日不
必拘要之厥熱相應則陰陽無偏勝故必愈若其
後三日又脈之而仍數不解其熱不罷者此為熱
氣有餘留連營衛隨其蘊蓄之處發癰膿也柯氏
曰俗所謂留毒傷寒者是也
程氏曰始發熱始字非從太陽說起始得之反發
熱脈沉雖似少陰而沉中見數凡消渴氣上撞心

等兼證自是不同
魏氏曰凡仲景言日皆約略之辭如此九日之說
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八日
厥七八日亦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
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
準也
舒氏曰按熱則胃陽尚在不熱胃陽去矣不發熱
不字應是微字與下文暴字相照以其證雖喜發
熱宜微不宜暴微則陽和有象暴則脫離之機故
曰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

五方集命流卷之六
五方集命流卷之六

劉蒞庭曰按此證食索餅後分為三證一為不發熱而自愈此胃氣有守不為食而泄能食少為佳兆一為除中暴熱來出而復去一為熱來而續在者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

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

食此名除中必死徹徹同韻會徹經典通作撤錢氏曰徹讀為撤

此章再申除中之義脈遲為寒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六七日蓋承上文而言當必有厥利候或陽回發熱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誤認以為太少合病

因與黃芩湯徹其熱徹即除也又脈遲云云者乃

申明除其熱之誤也腹中應冷張氏曰腹中即胃

中也是胃中無熱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此名除

中不必食以索餅而知其必死也案上條脈數此

條脈遲是為一篇眼目對看自明

令韶張氏曰除者去也中者中氣也乃中氣除去

欲引外食以自救也

柯氏曰除中則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俗云食

祿將盡者是也

程氏曰厥陰之有消渴除中同一病機皆下寒而

上熱也胃氣在則為消渴胃氣亡則為除中
程氏知曰言脈遲為寒不宜更用寒藥以致有除
中之變也中氣為陰寒革除則胃中無根之陽氣
將欲盡除而求救於食故為死證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
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使膿血
使膿血者其喉不痺

此厥陰熱勝證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
勝變熱其病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熱邪
有餘陰液傷而火氣上撞也其喉為痺痺者閉也

此以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也又既發熱雖
無汗為其陽已回所以利亦必自止若不止則明
無汗是係熱苑在裏必主便膿血熱邪洩於下則
不干於上故云其喉不痺也案此段厥陰證半表
之寒祛而半裏之熱勝是猶與少陽之往來寒熱
而變虛寒或轉實熱同一機軸也注家指為陰盡
陽生果爾則太陽亦可為陽盛屬解乎詎不達經
旨之甚
喻氏曰既發熱雖無汗為其陽已回所以利亦必
自止若不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熱鬱在裏必

主便膿血也

汪氏曰若發熱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元氣太虛之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真陽脫也有發熱而仍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有發熱而至於喉痺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不能勝邪熱全賴涼藥以平之也余疑此條證或於發厥之時過服熱藥而至於此學者臨證宜細辨之金鑑曰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謂熱邪下利而不復上病咽痛也可知下利止其喉爲痺者謂熱邪已

上病咽痛即不復下病下利也

隱菴張氏曰夫先厥後熱下利且止則陰陽似和其病當愈而反汗出咽中痛者陰液虛而火氣盛也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此章言熱伏于內而厥見于外之證一二日至四五日皆設以爲驗之辭俱不可以日拘也下條厥熱各五日亦然厥者必發熱即前厥者後必發熱

之省文也言或有前厥者是熱先鬱于裏後日必
熱發于外之證或有前熱者是熱先外達後日必
熱閉于內而厥矣或曰本經必字頃決後來之辭
必發熱後必厥是雙關法厥深熱深厥微熱微者
厥冷之甚者則其發熱亦甚為熱之甚也厥冷之
微者則其發熱亦微為邪之輕也俱須用破陽行
陰之劑以下其熱則菀者伸逆者順乃厥自回矣
而醫工不知但認一二日發熱為表熱而反用辛
溫發散之品寧不引熱勢上行乎口傷爛赤與喉
痺互意案此條陽極似陰之證固屬陽明熱實但

以其厥者與本病相類故揭于此篇殆與下白虎
湯條同義又案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此云
厥應下之何也蓋彼乃陽虛之厥此即陽菀之厥
故不同矣然見既曰諸四逆厥則知雖熱厥亦未
可驟峻攻大下也鳴鶴聖人之垂教其意微矣
錢氏曰謂之熱厥者邪氣在裏阻絕陽氣不得通
達流注于四肢而厥也與陽虛之厥冷迥異故應
下之使熱邪下泄則陽氣流通矣
汪氏曰失賢謂熱厥手足雖厥冷而或有溫時手
足雖逆冷而手足掌心必煖戴院使又以指甲之

煖冷別熱寒二厥臨病之工慎之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
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此申上文厥者必熱熱者必厥之義厥五日熱亦
五日至六日常復厥而不厥則熱厥相半陰陽對
待然後二氣均平而必自愈

程氏曰條中五日字不必拘熱與厥大約以日準
日等氣平而不加厥則陰陽已和順矣末三句即
上句注脚云自愈者見厥熱已平其他些小之別
證舉不足言矣

金鑑曰傷寒邪傳厥陰陰陽錯雜為病若陽交於
陰是陰中有陽則不厥冷陰交於陽是陽中有陰
則不發熱惟陰盛不交於陽陰自為陰則厥冷也
陽亢不交於陰陽自為陽則發熱也蓋厥熱相勝
則逆逆則病進厥熱相平則順順則病愈二氣而
魏氏曰觀于瘧證之一日間日三日發之遲速不
同則少陽之往來寒熱厥陰之忽熱忽厥皆邪著
半表裏之證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
也舊本逆冷下有者字
今據玉函成本刪去

此解致厥之由及厥者之證以結上文厥熱之義併起下文諸厥之病乃承上接下之辭也凡厥者總寒熱二厥言之陰陽不相順接者謂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交通也夫厥之為證何即手足逆冷是也劉松峯曰四肢厥逆手足稍先涼漸逆而上至膊腿皆涼逆字得之太明蓋其病有寒熱二途而其治自溫清懸隔故仲景於此篇先辨之使人詳諦其因不得妄投混施也案論中曰四逆曰厥曰厥冷曰厥寒曰手足逆冷曰手足厥冷曰手足厥逆冷並手足寒冷之義無太分別王氏安道嘗辨

之而其曰四逆曰手足亦惟變文耳詳見閔氏闡要編文繁不錄舊注鑿看皆誤程氏曰人惟陽得下行以接乎陰則陰中有陽而無厥證唯陰得上行以接乎陽則陽中有陰而無發熱證此之謂順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案舒氏曰未旬又主久利夫久痢多屬虛寒滑脫法

當溫補兜瀉于中又未學明其證屬虛屬實知其所言久利果何證耶叔和誤人甚矣此說未知當否然又主久利四字玉函所無疑係後人闢補姑存其舊矣

此分別藏厥蛭厥之異也蓋蛭厥亦屬上熱下寒即厥陰一證傷寒脈微而厥皆虛寒無陽之象統二證言之至七八日不回手足厥逆而更通身膚冷躁無暫安之時者此自是少陰之藏厥而非厥陰之蛭厥也若夫蛭厥者其人常吐蛭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與藏厥之躁無暫安者迥殊矣討其所以然此為藏寒蛭上入其膈蓋此證膈熱胃寒蛭避寒就溫蛭在膈則心煩然膈上蛭非宜久留之

地故旋于胃則須臾復止而靜也魏氏曰此為藏寒此藏字即指胃內經十二藏并府以言藏也得食而嘔又煩者胃陽無權蛭不安其居每僅聞食臭又上出于膈故得食則嘔且煩而蛭亦從嘔而出此所以其人常吐蛭也要之厥陰中表裏之寒與少陰之純寒無陽自有等差故藥亦以寒熱相錯者主治之視之白通四逆偏於溫熱豈不逕庭乎夫蛭厥既主以烏梅丸而又主久利者以此藥性味酸苦辛溫寒熱並用能解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邪也

龐氏曰藏厥宜四逆湯輩極冷服之其厥不回者死

程氏曰言虵厥而先之以藏厥者不過借此形彼見虵厥

柯氏曰藏厥虵厥細辨在煩躁藏寒則躁而不煩內熱則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者迥殊矣此與氣上撞心中疼熱饑不能食食即吐虵者互文以見意也看厥陰諸證與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與又主久利句合乃烏梅丸為厥陰主方非只為虵厥之劑矣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枚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黃連十六兩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炮

蜀椒四兩 去汗○本草陶氏曰椒去實於鎗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也見序例

桂枝六兩去皮 人蔘六兩 黃蘗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凡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禁生冷滑物臭食等杵昌與翻此治虵厥之主方烏梅味酸能勝虵蜀椒細辛味

辛以殺蟲，乾薑、桂枝、附子溫中而祛寒，黃連、黃蘗之苦以安虻，人蔘、當歸之甘以補中，蓋藥味寒熱混淆，溫涼兼施，茲可制虻以安胃，又久利陰陽錯雜，皆可以此方括之也。

錢氏曰：成劑待用之藥，所服不過十丸至二十丸。方雖大而用則小藥，雖多而服則少，猶大陷胸丸之大劑小用，未足為峻也。

柯氏曰：以苦酒浸烏梅，同氣相求，蒸之，五斗米下資其穀氣，加蜜為丸，少與而漸加之，緩以治其本也。虻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信為治蟲佳。

劑食生冷，則胃傷得滑物，則腸動，臭食則嘔，家所忌，故禁之。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嘿莫北翻。舊本厥微作微厥。今據玉函成本改訂。

此厥陰病裏有熱而厥見于外者，傷寒轉既少而厥亦微，僅指頭寒然，嘿嘿不欲食，而煩躁則熱菹于內可知矣。嘿嘿無言也不欲飲食，貌也。數日來小便之難者已利，赤者仍白，是定內熱除而陰陽自和，故不欲食者今欲得食，其病為愈也。若前之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厥微者更厥而不止指頭寒則其熱之伏者亦甚
所謂熱深則厥亦深也故不但嘿嘿不欲食而加
之嘔不但煩躁而加之胸脇滿是須必下之而苟
不以破陽行陰爲事則熱邪太過其後必便血而
議救於此時不已晚乎案此厥陰表有寒而裏乃
熱以其與少陽相表裏故爲嘿嘿不欲食脇滿煩
嘔等證相同觀此章亦足以證吾說之不誤也柯
韻伯曰此少陽半表半裏症微者小茈胡和之深
者大茈胡下之此說不必然與少陽爲表裏之意
乃可見矣

程氏曰不欲食似屬寒以煩躁知其熱此條下半
截曰小便利色白則上半截小便短色赤可知是
題中二眼目嘿嘿不欲食欲得食是二眼目胸脇
滿煩燥與熱除是二眼目熱字包有煩躁等證非
專指發熱之熱也

金鑑曰此厥陰陰陽錯雜之輕病卽論中熱微厥
亦微之證也

周氏曰此條分兩截看一輕一重始爲瞭然不然
斷無前輕者後忽重之理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九 學言堂影印版

結在膀胱關元也

此論因下焦冷結而四支厥逆者言我二字疑剩文也病者手足厥冷而不結胸是謂上焦不滿而小腹滿按之痛也下焦為生氣之源冷結于此所以陽氣不達于四末也柯氏曰當知結胸有熱厥者關元任脈穴也在臍下三寸案膀胱關元總指下焦而言經曰熱結膀胱金匱水氣篇結在關元又婦人篇云病在關元並是義也
令韶張氏曰膀胱關元俱在小腹之內冷結于此故滿且痛也治法宜溫煖下焦祛除陰翳矣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
以下二節以厥與熱之多少而驗病之愈未愈也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是陰陽互勝或厥或熱而熱多厥少陽勝陰退故其病當愈也
當愈不愈自復熱四日之後至七日而熱仍不除則陽氣太過熱鬱于內而必便膿血矣
秦氏曰此章重申厥少熱多熱不除必便膿血可見熱病回陰陰證回陽均怕過與不及
程氏知曰此即厥陰往復之機知陰陽進退之義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九 學言堂影印版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九 學誼堂醫理

明厥陰所重在陽則厥陰之大旨昭然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

此反上條而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益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此寒多熱少非陽氣退而何故為病進也進謂加重也

程氏曰熱多厥少知為陽勝陽勝病當愈厥多熱少知為陰勝陰勝病且進熱在後而不退則為陽過勝過勝而陰不能復遂有便血諸熱證厥在後而不退則為陰過勝過勝而陽不能復遂有亡陽

諸死證所以調停二者治法須合乎陰陽進退之機陽勝宜下陰勝宜溫若不圖之於早坐令陰竭陽亡其死必矣

喻氏曰以陰陽進退之義互舉其旨躍然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燥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此以下六節皆論不治之死證傷寒六七日病既深矣脈微則陽氣大虛手足厥冷則寒邪肆逆故陰盛迫其陽而為煩燥此當於溫經復陽之外兼灸厥陰以通其陽灸而厥不還陽氣絕也死而已案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九 學誼堂醫理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學語堂影印

此厥陰危劇之證與少陰藏厥頗相近故亦主死
陳亮斯曰如關元氣海之類近是前注或以為灸
厥陰經穴者失之矣案關元氣海非厥陰經穴是
猶與太陽指風池風府同例
方氏曰灸所以通陽陽不回故於法主死也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此下利厥逆之死證厥陰發熱應利止今發熱而
利不止更加厥逆陰盛格陽而躁擾不得卧即前
所謂無暫安時也此其發熱為虛陽浮越之候非
陽回之熱也故亦主死程氏曰厥陰以發熱為佳兆認此熱為陽熱佳兆

遂成凶機非病氣也有人事焉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此又承上章而言發熱則陽氣已回厥利當止而
今反下利至甚厥逆不止此不啻虛陽發露真陽
亦絕雖乃無躁不得卧之證均必死

程氏曰須步步防有危機蓋陰竭則陽必脫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
有陰無陽故也

此初不下利後發熱而利之死證傷寒六七日無
發熱而不利者雖病發於陰陽氣未敗猶能支吾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學語堂影印

傷寒論疏義 卷之六 九 學誦堂影印

也魏氏曰此必見陽微之證于他端是也當此時急溫經復陽仍可挽回粗工不知遷延擔閣便以致發熱與利驟然並至是真陽飛越而真陰亦竭矣加之汗出不止則陽氣外脫不可復收仲師斷之曰有陰無陽故也陽既不守其宅而陰自獨于裏安得不死乎

秦氏曰不利即初起不發熱之互辭
令韶張氏曰王繹堂曰厥陰病發熱不死此三節發熱亦死者首節在燥不得臥次節在厥不止三節在汗出不止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濡軟

此論誤下之死證傷寒五六日外無陽證內無胸腹證脈虛復厥固不可下必矣惟以其人亡血之故津液內燥大便枯濇誤認熱厥而下之則死或曰照前病者手足厥冷條腹濡當作腹滿此證果是腹濡則誰復下者乃使人疑誤處正在腹滿此所以致禁也是說有理
程氏曰諸四逆厥之不可下者已條而析之矣更得言夫虛家亦然之故

傷寒論疏義 卷之六 九 學誦堂影印

金鑑曰大病汗後產婦亡血之家多有此證

山田宗俊曰濡字程應旂改作滿是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難治

此總上文而揭難治之證發熱而厥則為虛陽發露之熱在再七日加之下利陽氣全竭雖玄武四逆白通等湯恐未能挽回故曰難治

隱菴張氏曰上文五節言熱言厥言下利或病五六日或病六七日此節乃通承上文死證之意而言發熱而厥至七日而猶然下利者病雖未死亦為難治上文言死證之已見此言未死之先機

劉蒞庭曰仲景舉死證者少陰特多而厥陰反少愚謂此理甚妙人身以陽為重厥陰則寒熱相錯用藥有所顧忌然比之少陰之純寒猶有陽存耳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

此論少陰輔治之法促謂短促也脈促則陽氣踟躕可知厥逆則陽氣不相接續故於溫經復陽之外當灸之以助陽氣乃其治法也

汪氏曰真陽之氣本動為寒所迫則數而促此理勢之必然人但知陰證之脈微遲或絕不至此其常今特言脈促者此其變合常與變而能通之可

以言醫矣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此却論熱厥凡四支厥逆者脈當沉細微遲此其常也今則脈滑而有力明邪熱在裏阻絕陽氣不得暢達于四支而厥是為真熱假寒然內無實結故不敢要攻下而以白虎湯清其裡則瘳矣殆亦捨證從脈之法也

隱菴張氏曰此章因厥故復列於厥陰篇中亦非厥陰之本病也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

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舊本若其人以下在

當歸四逆湯方後別為一條今照前文例校改

此論四支厥逆兼血虛者證治手足厥寒者陽氣外虛不能溫四支也脈細欲絕者陰血內弱不能充四支也當以四逆湯溫復其真陽而加當歸以榮養其血脈若其人平素腹內有沉寒更加吳茱萸生薑以溫散之也

松陵徐氏曰內有久寒指平素言必從問而得之或另有現症乃為可據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 三兩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細辛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通草 二兩

大棗 二十五
枚擘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通草 二兩

桂枝 三兩
去皮

細辛 三兩

生薑 半斤

吳茱萸 升○舊本無吳字
今據玉函成本補

大棗 二十五
枚擘

大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溫分五服

此方即四逆本方加當歸者脈細欲絕乃係血虛此所以加當歸以養血惟無下利煩躁等證故不用白通諸湯本方必係後人之錯今竊為訂正前注有回護停調為之詮釋者抑何矛盾至此也案不可下篇云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因爾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據金匱革既為亡血之診况證為下利腸鳴其方中固有薑附又何得疑焉後方即黃芩辛溫散內寒生薑辛熱

行陽氣故加之也

錢氏曰方名雖曰四逆而方中並無薑附不知何以挽回陽氣是以不能無疑也恐是歷年久遠散失遺亡訛舛于後人之手未可知也從來註傷寒家皆委曲順解曾不省察其理亦何異于成氏之隨文順釋乎

柯氏曰此條證為在裏當是四逆本方加當歸如茯苓四逆之例若反用桂枝湯攻表誤矣既名四逆湯豈得無薑附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

者四逆湯主之 聖惠方作腹內拘急

此論過汗厥逆證治大汗出熱當去矣今熱仍不去則知汗已太過真陽欲脫而熱非邪鬱於表而熱也內拘急者腹內拘急也二十九難云任之為病其內苦結脈經云婦人月水不利內少腹急又不可下篇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腹內脈經作腹裏可以互證也 素問陰陽應象論中內謂腹內孫光憲比夢瑣言有一丞郎馬上內注急逕登溷軒千金帶下十二病內強翼方作腹強拘急肢疼者津虧而血氣不利也下利厥逆惡寒者陽亡而寒其於內也故主四逆湯以溫經回陽

矣

程氏曰此證大汗出熱不去何為不在亡陽死證之例不知亡陽由於汗不止而陽亡此證內拘急四肢疼是汗已止陽未亡而惡寒故可行溫法也松陵徐氏曰按此條諸證皆屬陰寒固為易辨惟熱不去三字則安知非表邪未盡即惡寒亦安知非太陽未罷之惡寒惟下利厥逆則所謂急當救裏不論其有表無表而扶陽不可緩矣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承上文大汗併及大下也汗與下內外雖殊其

亡津液損陽氣則一也陽氣既不通所以為四支厥逆也當與四逆湯急散其寒以回其陽矣案此條不言肢疼拘急等證蓋省文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此論因胸中邪結致厥逆者以其證相似故列於此篇曰病人者蓋明非厥陰之本證也手足厥冷若脈微而細者此陰寒為病也今則脈乍緊者此邪氣頑澀相結在胸之故由陽氣為物所遏而不得外達以致厥也緊而曰乍是即診時前後不緊

條現緊形也考其證心下滿而煩煩因心下滿可知飢不能食實不在胃可知蓋胸邪壅塞於食有礙故雖饑而不能食也乃以此定其為病在胸中也夫陽受氣于胸中胸中被梗何能復達於四末也是邪高結甚故不得不與瓜蒂散以越之此條與揭條主證頗有相似而其病源則判然殊途是以治法霄壤不同迺所以刻于此以備檢對也案玉函心下滿作心中滿似是又可止篇乍緊作乍結邪結作客氣方氏曰緊者結之漸結者緊之劇客氣即邪氣彼此互相發而兩比見輕重之意

張氏曰手足厥冷與厥陰之厥深熱深相似其脈乍緊則有時不緊殊不似矣可見痰結在胸中隨氣上下故脈緊時緩而煩滿不能食也周氏曰謂脈乍緊則有時不緊而兼見之脈不一意在言外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此厥逆兼停水宜先治水之義金匱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經云飲水多者心下必悸則知此證必飲水多而小便不利故停蓄于心下而阻絕氣道

所以築築然悸動是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然後却治其厥郭氏曰以四逆湯治厥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必漸漬入腸胃而作下利蓋利作則厥不回矣仲景治病每周密顧慮如此案茯苓甘草湯即滲利之輕劑故太陽既用之厥陰亦用之者蓋以見證雖殊而停水則同也成氏曰飲之為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氣散則無所不之浸於肺則為喘為欬傳於胃則為噦為噎溢於皮膚則為腫漬於腸胃則為利下不可緩之也厥為邪之深

者猶先治水況其邪氣淺者乎

金鑑曰此證雖不曰小便不利而小便不利之意自在若小便利則水不停而厥悸屬陰寒矣豈宜發表利水耶

汪氏曰仲景言胃中者即腸中也據陽明篇云胃中有燥屎五六枚則此胃中者非腸中耶若然則是仲景言心下者果係胃脘言入胃者即胃以下而接於腸中也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

麻湯主之

此却舉陽虛厥逆難治之證以總結上文傷寒六七日邪氣已深矣太下誤下也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陽氣已虛矣下部脈不至而泄利不已裏陰亦竭矣况喉咽不利唾膿血則是虛炎上燔孤陽將亡而擾亂也此時急用瀉附以回陽尚恐不救故曰難治則仲景不立方治也明矣麻黃升麻湯主之七字疑姜文也當刪去為是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二兩半 升麻一兩 當歸一分

知母十八銖

黃芩十八銖

萎蕤十八銖
作薯蕷

芍藥六銖

天門冬六銖
去心

桂枝六銖
去皮

茯苓六銖

甘草六銖

石膏六銖
綿裹

木六銖

乾薑六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吹音
此方與證不相對專於表發而疎於復陽主於清潤而少於溫經何以救亡陽厥逆之急證邪且方中藥味雜糅絕與他方不相類所謂頭上安頭雪中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三十一
上。加霜。是非仲景之舊文。必係後人贗偽。今姑存其舊。不敢強解。

柯氏曰。麻黃升麻湯。其方味數多。而分兩輕重。汗散。而畏溫補。乃後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證此脈急。用瀉附以回陽。尚恐不救。以治陽寔之品。治亡陽之證。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絕汗出而死。是為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識者。

以上二十七章統論厥逆諸證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也。趨。趨。通。

以下并論下利諸證。而先辨明裏寒欲自利之候。傷寒四五日。邪氣漸深矣。腹中痛。多屬虛寒。與實滿不同。若轉氣下趨少腹。則是胃陽失守。而水穀不別。聲響下奔。必因裏寒。而致下利。明眼見此。自當圖功於未著矣。案趨與趨同走也。赴也。此條與陽明篇轉失氣有別。不可混看。

魏氏曰。此重在預防下利。玩若字。欲字。可見秦氏曰。陽邪傳裏。有燥屎。轉失氣下趨。肛門陰寒在裏。欲下利。轉氣下趨。小腹蓋熱氣欲出。直從肛門而出。陰寒欲出。則下趨。小腹而止。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芩黃連人蔞湯主之

此論厥陰下利之證治傷寒本自因寒而下利蓋雖胃乃寒膈即有熱醫不知調護誤反吐之若下之裏寒益甚格熱於上而更爲逆故熱搏于上而吐冷結于下而利復反也更字對本自字而言上焦蓄熱所以食入口即吐也吳崑曰入口即吐者猶未下咽之謂也是當與乾薑黃芩黃連人蔞湯以清上溫下矣或曰此條文氣不貫當有闕文是說有理徐氏曰傷寒二字續斷則所云本自寒下其爲平

日胃氣虛寒明甚但傷誤吐下則應變結胸等證今以本自寒下變反在中宮而成寒格

松陵徐氏曰此屬厥陰條寒格自川乾薑吐下用芩連因誤治而虛其正氣則用人蔞分途而治無所不包又各不相礙古方之所以入化也

乾薑黃芩黃連人蔞湯方

乾薑

黃芩

黃連

人蔞

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三服此亦治厥陰下利之一法芩連苦寒以清上熱蔞

薑辛熱以溫下寒，乃清補兼施而不相悖。寒熱殊途，而各奏績厥陰與少陽為表裏，其方亦所以髣髴於瀉心也。郭氏曰：竊疑此湯性寒，又乾薑黃連相反，此未達古聖制立之旨。

程氏曰：用芩連苦以降上焦之陽逆，薑溫以補中焦之虛寒，仍從烏梅丸例酌用此方。

柯氏曰：凡嘔家夾熱者，不利於香砂桔半服，此方而晏如。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此辨下利而自愈之脈證，有微熱而渴是陽熱漸

回而裏氣方溫，非虛陽飛越而津液已脫也。脈弱則邪退，亦與證相應，故愈也。仲景所以謂之自愈者，不欲妄生事端也。若下利大熱脈盛，又是逆候矣。

程氏曰：陰中現陽而脈復不亢。

錢氏曰：若虛陽飛越于外而熱，則寒盛于裏，雖熱亦不渴矣。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

此承上文而言，有下利脈數汗出亦愈者，脈數有微熱汗出，正是陽神初回之兆，故必自愈。設復緊

胃寒未復故為未解也平脈篇云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令脈緊也

中西子文曰自愈非不須藥而自愈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

者死若玉函作而若而古字通用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鄭註而讀為若聲之誤也陸氏釋文而

音若當致玉引之經典釋詞

此論下利之死證言下利而手足厥冷至于無脈是真陽已竭內急用薑附外宜灸之以挽回其陽若雖灸之手足不溫而脈亦不還反加微喘則陽氣上脫呼吸不續故喘亦微而至死必矣

郭氏曰常氏云當灸氣海關元二穴麗氏云凡厥通用四逆湯

程氏知曰少陰下利厥逆無脈服白通湯脈暴出

者死微續者生厥陰下利厥逆脈絕用灸法脈還

者生不還者死可見求陽氣者非泛然求之於無

何有之鄉也必陽神有幾微可續然後可藉溫灸

為鸞膠耳

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此承上文下利厥逆而言其脈少陰腎脈太谿也在足內踝動脈趺陽胃脈也一名衝陽在足跗上

蓋陰靜陽動是其常理故少陰微細負跌陽則腎氣雖病未敗胃陽亦有權是為順而尚有可生之理矣若腎脈躁動反勝跌陽則是無根虛欲泛亂胃氣隨億絕是為逆而主死也錢氏曰此句疑有脫字不然何至詞不達義邪此說有理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數音朔成氏曰清與

胃通脈經曰清者廁也

此陰變陽而邪熱內陷為便血之證下利者脈當沉而遲今寸脈反浮數者裏有熱也尺候裏而為陰濇為無血今尺中自濇則知血傷故血滲于腸

胃而必清膿血也

魏氏曰此示人診得寸浮數應愈因尺濇故便膿血不愈耳原文并不出方知急辨證也證得明則用方之神明在人矣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清同

此下利清穀表發之戒言下利清穀為裏寒甚雖有表證不可妄發其汗若不先以溫裏回陽為事誤遽汗之則胃陽走亡中氣不宣必生脹滿矣是蓋四逆湯所主也然已失于急溫脹滿猶小患馴至厥冷不還脈微且絕豈非可畏乎故仲景深戒

之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此段以脈斷證與太陽下篇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云云一條為同一轍疑後人錯之非仲景舊文也今不敢強解矣

舒氏曰按厥陰下利法當分辨陰陽確有所據對證用藥無不立應但言脈者玄渺難憑吾不敢從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

下虛故也

清園同載
丁代翻

此言裏寒下利而其人面赤身熱即可解之徵也下利脈沉而遲裏寒也所下者清穀裏寒甚也面赤身熱下焦虛寒無根之陽浮於上越於表也然以少赤微熱之故其人雖虛陽猶有根或用溫熱藥或元氣自復與陰寒相爭必作鬱冒汗出而解鬱冒者頭目之際鬱然昏冒乃真陽之氣能勝陰寒而表裏和順也病人必微厥者指未解時言即鬱冒中之一證面戴陽係下虛此申言面少赤之故下虛即下焦元氣虛而格陽於上也戴陽者謂

如陽戴於頭面張氏所謂如微酣之狀是也案此段一少字一微字并一章眼目陽浮于上故而赤陽越於表故身熱裏虛胃寒故厥然陽氣不太虛是以見證並少而微乃所以鬱冒汗出而解也郭氏曰不解宜通脈四逆湯少與之其人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正通脈四逆證也

喻氏曰六病皆有下利之證惟少陰厥陰為難治蓋邪氣入裏利深則必致厥厥深亦必致利故下利一證經於少陰厥陰皆詳言之蓋以傷寒下利則無論少陰厥陰其治法皆可會也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清圓

此亦辨下利自愈之證脈數而渴則裏寒去而陽熱回利當自愈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是邪熱有餘陷於下焦血滲腸中而必至便膿血故曰有熱故也

周氏曰數為熱徵則亦陽氣自復之候以此推之則其脈必數而有力者也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晬子對翻

傷寒論疏義 卷六
此虛寒下利斷生死之訣下利止而六脈已絕手足厥冷陽氣殆漸矣成氏曰晬時周時也若晬時脈還厥復是真陽漸回則有可生之義設脈不還則手足不溫可知此孤陽已絕其死又何疑矣案利竭脈絕手足厥冷萬無更生之理然性命至重不忍棄絕內而服四逆白通外而灸氣海丹田或有回生於萬一者故必俟晬時脈還否而後可決定生死嗚呼聖人愛護之心其亦至矣奈何粗工視人命如草菅哉
程氏曰陽氣根于脈脈不還手足斷無溫理下利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此辨下利之死證傷寒而至下利則裏氣虛寒胃陽不守脈當沉遲微弱寧有反實之理矣况一日十餘行則其利已甚然未必卽是死證若脈見實大則病脈相反此胃氣敗絕失柔和之象而真藏脈見也故死內經曰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皆難治

隱菴張氏曰以上十章論下利有表裏陰陽寒熱氣血邪正虛實而爲審辨之法故不立方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承前論下利當急溫之證下利清穀而厥者裏寒也汗出者外熱也要之陰盛逼陽于外內則陰寒氣甚而飲食不化故完穀而出外則真陽飛越而表氣不固故汗出乃非前鬱冒之汗也况四肢厥冷此當急以通脈四逆湯啓生陽而通血脈矣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此却論熱利證治許宗道曰下重者欲下不出之意也案本草訶黎勒條引日華子曰患痢人後分急痛亦是義也此熱壅腸間故下迫魄門重滯而難出殆與腸澼瘕下同局矣用白頭翁湯者清下

焦之熱以緩其窘迫也

程氏林曰此段加一熱字別以上之寒利直解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 三兩。舊本作二兩。今因玉函及金匱改。 黃蘗 三兩。
黃連 三兩。 秦皮 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本草經白頭翁味苦溫逐血止痛陶氏注曰療毒痢此方君以白頭翁者意在緩急迫也前注云苦寒與本經左矣秦皮清熱利竅連蘗亦苦寒涼熱

茲可以達熱壅，緩窘迫焉。蓋本方寒以清之，非苦以堅之也。即與下虛腸滑之治，又懸淵矣。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此下利用先裏後表之法，與太陽中篇大義相同。彼因誤下而致清穀，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裏為急也。

柯氏曰：下利而腹尚脹滿，其中即伏清穀之機，先溫其裏，不待其急而始救也。裏和而表不解，可專治其表，故不曰急而仍曰攻。

程氏曰：下利不可攻，表前已言之，兼有表證則云何。腹脹滿者裏寒也，身疼痛者表滯也。先裏後表，治例不殊，太陽也。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此再舉熱利見證，以申明上文之義。下利渴而欲飲水者，即下焦有熱之確徵。寒利決無此也。設或口乾亦必不能多飲，今渴而欲飲水，以此證之，其為腸間熱壅已無疑矣。故亦當以白頭翁湯主之。或曰：此條當在上，白頭翁湯條下，蓋錯簡也。

下利譏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四十一 學言堂影印

此亦論胃熱下利證，下利者不當讞語。今下利而
且讞語，則胃家實，乃腸中有燥屎而不得下也。所
謂下利則熱結旁流耳。此證必脈滑大而實，手按
臍腹當堅痛，方為有燥屎之徵。若燥屎不除，則下
利無止期，故宜以小承氣湯微攻其胃，惟不敢峻
攻也。

黃氏曰：本章叔和編入厥陰下利條內，若以證言
之，正當屬陽明也。

張氏曰：此條厥陰轉歸陽明府證，宜梔子豉湯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濡軟

此論利後餘熱之證，以總結上文，言更煩則本有
煩，可知利止而煩不除，轉更甚也。若心下按之滿
痛，則煩屬實。今按之心下濡者，此利後餘熱遺於
上焦，中無實結，故為虛煩，宜與梔子豉湯以清胸
熱矣。案此係熱利後證，若虛寒下利之後，或為心
煩，又非此例矣。

柯氏曰：虛煩對實熱而言，是空虛之虛，不是虛弱
之虛。

程氏曰：熱利則煩，得之利後而心下不鞅，此為虛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四十一 學言堂影印

煩餘熱乘虛而客于胸中也宜梔子鼓湯胸中之邪厥陰無異于太陽也

以上十九章統論下利諸證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外臺引仲景傷寒論治作療嘔

上有也字此知嘔字當屬下句明矣云出雜療嘔吐噦方中

以下并論諸嘔而先辨嘔屬癰膿者嘔而有膿此必內有癰膿則靈樞所謂胃脘癰金匱所謂肺癰之屬是也此當以辛涼開提其膿膿盡則嘔亦自愈若誤用辛熱止嘔之藥則不止逆其機邪熱內壅必致他變故曰不可治也

成氏曰胃脘有癰則嘔而吐膿不可治嘔得膿盡嘔亦自愈

周氏曰此不言治法而曰膿盡自愈則治法已善為人言之矣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此論嘔屬裏虛者嘔而脈弱為裏寒小便復利則下焦不固身有微熱而厥是虛陽飛越欲脫所以難治也若速以四逆湯溫裏助陽或可望生矣程氏曰上不納而下不固陽氣衰微可知更身微

熱而見厥則其寒逼微陽而欲越故為難治
金鑑曰厥陰嘔而脈弱大便多利今小便復利雖
身微熱而又見厥冷是邪既上逆而下焦虛寒不
固為陰進陽退之象故為難治以四逆湯主之者
急壯其陽也陽則可望生矣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乾音千涎 徐連翻

此論嘔屬寒逆者涎沫者粘飲白沫也乾嘔而吐
涎沫則胃中虛冷寒飲上逆也頭痛者清陽不足
寒氣上攻也故與吳茱萸湯以溫裏散寒則愈
令韶張氏曰成氏云嘔者有聲者也吐者吐出其

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今乾嘔吐涎沫者涎沫
隨嘔而吐出也

嘔而發熱者小茈胡湯主之

此論嘔屬邪熱者以別上文諸嘔嘔而發熱則邪
在胸膈治當從少陽清解不可用辛溫熱藥故宜
小茈胡湯太陽下篇曰嘔而發熱者茈胡證具此
段亦舉之以見厥陰與少陽相表裏而其病易變
其治亦可互通也

程氏曰嘔在厥陰是為寒邪上逆從陽則宜從陰
則逆何謂從陽嘔而發熱是也此厥陰傳少陽也

傷寒論卷之六
四十三
學言堂影印

故用小芫胡湯從少陽治

周氏曰愚按厥陰與少陽原屬表裏今嘔且熱或轉出少陽正未可定也飲以小芫胡提出陰邪誰曰不宜

以上四章統論諸嘔證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後極汗者其人外氣拂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佛符佛翻 嘔於月翻
此章先論胃虛之嘔傷寒而大吐大下則胃中陽氣極虛矣復極汗之則衛外之陽亦已亡矣其人

外氣拂鬱則是虛陽飛越無根之虛火浮於上而使面色赤也說文佛鬱也从心弗聲漢鄒陽傳注顏師古曰佛鬱蕙積也愚醫尚未達其義以其人外氣拂鬱誤認表邪未解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而得嘔嘔即後人所謂呃逆是也其所以為嘔者何蓋因吐下大汗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故令中氣逆而作嘔也辨脈云醫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餉大意相同治法官理中四逆輩大溫補其胃案此節因極誤治以致胃虛作嘔故舉大吐大下後復極汗之證蓋

易集論疏義 卷六 四十四 學川堂影印

所以深戒之也

隱菴張氏曰此統承厥陰之嘔吐下利厥熱而論嘔證之因胃中寒冷而爲敗呃也

傷寒嘔而復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卽愈

前條論虛寒之嘔此段詳裏實之嘔傷寒嘔而腹滿此非胃中寒冷卽裏實不通胃氣壅遏反上逆而爲嘔也視其前後前部小便也後部大便也詳知其何部不利利之則滿消氣通嘔卽愈矣蓋前部不利宜五苓散豬苓湯後部不利宜三承氣撰而用之案傷寒發嘔有虛有實上章論虛此章論

實然皆未必不因于胃氣可知傷寒以胃氣爲本故特結以此二條而終厥陰之義也

令韶張氏曰夫以至虛至寒之嘔證而亦有實者存焉則凡係實熱之證而亦有虛者在矣醫者能審其寒熱虛實而爲之溫涼補瀉于其間則人無天札之患矣

張氏曰一爲胃氣虛寒一爲胃中實熱不可不辨虛寒者溫之四逆理中是也實熱者利之承氣五苓是也

以上二章論嘔有虛實○案斯篇首總綱次

下利次厥逆次嘔次噦限畧截然不復紊錯如所載方則烏梅丸當歸四逆及加吳茱萸生薑麻黃升麻乾薑芩連人參白頭翁湯凡六道而其間未必無譌錯蓋太陽為三陽之首故凡汗吐火下水畜瘀血結胸痞鞭等證其自陽熱變來者皆列于太陽三篇厥陰居三陰之終故凡四支厥冷下利嘔噦等證其自陰寒變來者皆隸於此篇然太陽篇中固有屬陰者厥陰篇中亦有屬陽者而其間又有不必涉本病者即以類相附而供于查對

耳此即本論錯綜之妙在使人自得而後人不察含糊牽混徒益端緒乃如安道王氏却疑篇中有叔利附益抑似未達仲景編次之微旨也矣玉函諸四逆章以下至篇末別為一篇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治宋版本篇首云厥利嘔噦附今不敢從謹依舊文云又案三陰諸篇視之三陽篇證治似太疎略然陽動陰靜一定之理而三陰總不外乎虛寒一途故其治法可互相通用不如三陽之多端也此其證治所以自為不多非敢詳于三陽而略于三陰也學者察諸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四十六 學言堂 刊

傷寒論疏義卷第六 終

傷寒論疏義卷第六 終

傷寒論疏義卷第七

江戶 喜多村直寬 士栗 學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案巢氏曰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撩亂

也 李善注文選賦曰揮霍疾貌陳無擇曰

人起居無它揮霍之間便至變亂問絕不

可畏 蓋霍亂之為病內傷飲食外感風寒

因而致揮霍撩亂是也如其所因詳見葛氏

肘後孫氏千金等書劉蒞庭曰夫內無飲食

宿滯何以有腹痛吐瀉外無邪氣感觸何以

傷寒論疏義 卷七 學言堂 刊

抵夏秋為多，而或因傷暑，或因失覆，受冷然。春溫冬寒，亦間有之。蓋其邪雖不一，唯飲食傷，則均所不免云。伊澤信恬曰：易說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春秋考異郵：襄公朝，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濕多，霍亂之病，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世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此霍亂之名，見古書者，亦可以資霍亂所因之攷證焉。案靈經脈篇：厥氣上逆，則霍亂。又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清濁相干，亂於腸胃，則為霍亂。此其見醫經者，其脈則沉而微，其證則內而清濁相干，心腹攪刺，上吐下瀉，外而邪正相搏，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其治之之法，以裏為急，而輕則理中，五苓去胃濕為要，重則四逆諸湯。

以回陽為主，即先溫其裡之例也。裏和而表未和，則解其外，即攻其表之義也。而其脈證治法之委，並注明于篇中，蓋霍亂之理，無出乎本論之外者。唯許仁則乾霍亂論，能發仲景不言之秘，而裨本論之未逮，故成氏明理論，既表而出之，學者宜參稽焉。楊仁齋曰：濕乾霍亂死者多，許仁則嘗有是言矣。蓋謂所傷之物，擁閉正氣，關隔陰陽，燥擾喘脹，其能生乎？則知揮霍變亂，如人被按，霍亂一證，本係雜病，而今列于六病之後，尤屬無謂。故從來注家致紛紜聚訟，或曰厥陰篇有吐利，諸

傷寒論疏義 卷十一 醫學堂 夏玉成

條後人以霍亂亦有吐利仍據於雜病中以附其後蓋與瘧濕暍俱有表證故揭在太陽之前正同其例然彼則金匱具載此則金匱不錄是以人無知為雜病論之遺者且脈經叙霍亂轉筋在百合狐惑後中風歷節前外臺引本論云出第十七卷中並足可徵也殊沉明宗金匱編注首收本篇似宜從焉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此霍亂病之提綱舉其名以辨其證也問曰病有霍亂者其狀何似答曰卒然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蓋外感邪氣內傷飲食內外相搏正邪紛爭胃氣隨傷而為上吐下利是以揮霍之間便致撩亂也巢氏曰霍亂者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則先痢心腹並痛者則吐痢俱發劉蒞庭曰霍亂必有腹痛經不言者蓋省文也案外臺引必効方云上吐下利者名為濕霍亂醫心方引極要方曰得吐利者名濕霍亂不得吐利者名乾霍亂乾霍亂多煞人往往有濕霍亂不有性命之憂注氏曰霍亂病係雜證傷寒論列之六病篇後者必仲景原論中既言傷寒即言雜病也惜乎其十六卷書已大半亡失即今世所傳傷寒論十卷其

傷寒論疏義 卷十一 醫學堂 夏玉成

辨脈平脈可汗可下諸篇悉係叔和所增人者則知雜病所亡為其多也明趙以德著金匱衍義既知痙濕暍百合狐感瘧疾等證非傷寒矣獨不能檢出霍亂一候此又余之所不解也出溫病篇注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此承上條詳其證以辨其名也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在表之風寒暑熱為病也嘔吐瀉利在裏之飲食生冷為病也外感內傷同時者至是名為霍亂夫霍亂必當自吐下若吐利止而仍有頭痛身疼

惡寒復更發熱是裏解而表未解也案經文但曰利止而不曰吐止曰發熱而不曰頭疼等證并省文也

方氏曰上以病名求病證此以病證實病名反覆詳明之意

沉氏明宗曰吐利已止復更發熱乃裏氣和而表邪未解當從解表之法或無表證但有腹痛吐利此為裏邪未解當以和裏為主

隱菴張氏曰問者槩表裏而言也然霍亂必由裏始故師之所答先裏而後表也

傷寒論疏義 卷一
尤氏曰：迨利止裏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為發熱。今人吐利之後，往往發熱煩渴者是也。

傷寒其脈微瀯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使必鞭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鞭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此一節文義不屬，必是他篇錯簡。其曰本是霍亂，今是傷寒等語，殊無著落。且曰陰經曰經盡曰後，經并經文中所未見。前人箋釋不知而致嘵嘵贅贅也。今不敢強解，以俟識者。
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蔘湯主之。此論霍亂液燥者證治。惡寒脈微而復利，則陽虛津枯，可知。今利止者，此非陽回而利止，乃津液內竭而利止也。亡血亦亡津之互辭。
松陵徐氏曰：案亡陰即為亡血，不必真脫血也。與四逆湯溫經助陽，加人蔘以生津液。

四逆加人蔘湯方

甘草 二兩

附子

一枚 生去皮破八片

乾薑 一兩

傷寒論疏義 卷七
人藎一兩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此方玉函名人藎四逆湯陰盛陽虛四逆在所必
用然液燥則加人藎以其能助津也此正與太陽
亡陽桂枝湯中加人藎爲新加湯同義也

魏氏曰干溫中之中佐以補虛生津之品凡病後
亡血津枯者皆可用也不止霍亂也不止傷寒吐
下後也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
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言霍亂當分中焦寒熱施治也霍亂二字該嘔
吐而利等證頭痛發熱身疼卽外感所致也若胃
中邪熱相得而欲飲水者可與五苓散以分利之
使水從膀胱去則清濁自別吐瀉自止而邪亦從
解矣若胃中虛寒而不用水者可與理中湯以溫
中散寒則寒濕去而中焦和矣案寒熱二字惟是
就其人胃氣強弱而言然不必如傷寒寒熱之異
故其治法不敢在清涼溫補上而分俱以導去胃
濕爲要也

松陵徐氏曰霍亂之症皆由寒熱之氣不和陰陽

拒格上下不通水火不濟之所致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其陽氣皆中焦之治法也

埋中丸方

人藎

乾薑

甘草 炙

木

各三兩。舊本作白木。今刪白字。蘇頌本草圖經引亦無白字。

右四味擣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許大以沸湯數個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熟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木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木加生

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木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得水者加木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藎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木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研五堅翻築張六翻揭去例翻及下函改。差後病篇。舊本日三服作日三四今據。理中者以理中焦為名藎木甘草溫裏而和中乾薑辛熱散寒故能治理中焦而驅除寒濕為胃氣虛寒之專劑也其作湯者今驗功效最捷後加減法文理皆謬量非仲景之舊說既見前如食頃飲

熱粥一升許，張氏曰：霍亂為胃逆，禁犯穀氣犯之，則胃逆不復。此言服理中湯大法，非指霍亂為言也。此說有理，然此數字亦疑，與加減法同，為後人所羣矣。

方氏曰：飲熱粥亦助藥力也，自溫亦取微似汗之意，勿發揭衣被，防重感也。

令韶張氏曰：凡不及湯者，九緩而湯速也。案仲景霍亂發于倉猝之疾，如此方故似為先貯蓄以備急救者。

仙田宗俊曰：按晉書齊獻王傳，收居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不知

小指此理中丸否

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粳米湯主之。舊本漏脫本條今竊

致外臺文訂補

此論霍亂氣逆，證治四支厥逆，則陽氣內亡也。吐少嘔多，則氣逆殊甚，而胃中所吐之物已竭，故與附子粳米湯溫胃以回陽降逆。案嘔吐二字有專言對言之別，此段乃嘔吐相對而言之，若散文則互通矣。

成氏曰：嘔者有聲吐者吐出其物也。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 半夏半升 甘草一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此方附子辛熱溫中以復陽甘草大棗粳米之甘

以和其胃半夏以散逆止嘔五味相需斯為降逆

回陽之聖劑故霍亂在所必須矣金匱以此治腹

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蓋中寒逆滿其

義則同也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

小和之

此論霍亂裏和而表未和者吐利止則裏證已除

身痛不休則表證猶在仍宜用桂枝法輕其劑而

少少與和之毋庸大攻也案消息者多少斟酌之

意枚乘七發消息陽陰王冰注素問玉機曰消息

節級并此義也古本玉篇顧野王曰消息猶斟酌

卷二

尤氏曰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之餘裏氣已

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

小和之也

令韶張氏曰本經凡言小和微和者謂微邪而毋

庸大攻也

周氏曰此即補前條所未備也以桂枝湯小和之是消息之一法也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論霍亂陽虛證治吐利汗出乃陽津外洩發熱惡寒表陽虛也津液內竭筋脈已失滋養故四肢拘急陽氣外亡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厥逆是宜與四逆湯以溫經復陽蓋陽乏寒盛其治法霍亂與傷寒無二法也

劉蒞庭曰此條發熱恐亦虛陽外越之熱又轉筋一證經不言者豈以四肢拘急即蘊其義乎

魏氏曰吐利行而汗又出則中虛且陽微欲亡矣陽微欲亡則惡寒陰盛于內則四肢拘急手足厥冷此雖不同于傷寒厥陰下利之病但陽微陰盛將至危殆同一理也溫中回陽無二法也四逆湯在所必用也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前證之稍劇者霍亂既吐且利而大汗出則津

液內亡小便當少而復利不禁是真陽虛衰而衛
護不固也厥陰篇云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與此條
其機相近下利清穀胃寒不能殺穀也內寒外熱
而寒盛于裏格陽于外也且脈微欲絕陽虛極矣
是正通脈四逆為不易之法也案據少陰厥陰例
此條所主當是通脈四逆湯四逆湯上脫通脈二
字無疑也

吳氏人駒曰既吐且利而大汗出則泄路盡開而
小便又復利云復利者反不欲其利而為收藏之
地也下利清穀內寒外熱且脈微欲絕一綫之微

陽挽回誠為不易四逆之施詎可緩乎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
脈四逆加豬膽湯主之

此前證之最劇者吐已下斷非謂陽回也乃津液
內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也仍然
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不解陽氣散亡血液亦虧
况脈微欲絕其用四逆不必言矣又更方中加豬
膽汁不當但助其陽併滋其陰之意也
黃氏曰已止也斷除也除佳也

通脈四逆加豬膽湯方

傷寒論疏義 卷十一 學訓堂張氏

甘草二兩 乾薑三兩強人 附子大者一枚生

豬膽汁半合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內豬膽汁分溫再服其脈即來無豬膽以羊膽代之此用通脈四逆以回陽而加豬膽汁以益陰庶幾將絕之陰不致為陽藥所劫奪方後其脈即來與白通加豬膽湯視其脈之暴出微續以決生死同無豬膽以羊膽代之乃無膽亦可用之義也此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勝音升此舉吐利愈後之證以總結上文吐利發汗後脈

遂就平知病邪已解也唯餘小煩此以吐下之餘胃既新虛若不知節慎仍與以舊日之穀數不能勝在穀氣而作小煩譬之倉廩未固便置米粟矣案孫氏曰霍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即遍體轉筋凡病定一日不食為佳又玉函以此條移于差後勞復篇於理為得矣郭氏曰勿服藥奪其食則愈以脈平不可再損也魏氏曰仲景不言治法蓋損其穀則愈之治見于大病差後之條矣故不復贅此令韶張氏曰夫人以胃氣為本經曰得穀者昌失

傷寒論疏義 卷十一 學訓堂張氏

傷寒論卷之十一
穀者亡霍亂吐利胃氣先傷尤當顧其胃氣故結
此一條以終霍亂之義

案本篇所載證十一條方八道而發汗溫裏
無不該備此所以古方之為可尊也劉蕡庭
曰霍亂證治實不外乎此數端唯許仁則乾
霍亂論能發仲景未言之秘亦可謂知言也

耳曰霍亂證治實不外乎此數端唯許仁則乾
霍亂論能發仲景未言之秘亦可謂知言也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

案陰陽易者傷寒新差血氣未復男女交接
相易為病也若男傳不病之女名曰陽易女
傳不病之男名曰陰易謂有如交易換易之
義也詳見巢源等書差後勞復者亦大邪既
解陰陽未諧早有勞動餘熱復集是也蓋勞
復者謂因勞動更復成病也若其梳浴澡頰
言語思慮因而復病謂之勞復強食穀食因
而復病謂之食復男女交接復而自病謂之
房勞復

楊雄方言瘵病也郭璞注謂勞復也
王冰注腹中論曰復謂再發言如舊

也 凡是皆傷寒病後遺證故仲景附於六病
篇後以備學者檢討焉醫工於臨病之際苟
審其脈證而詳辨之則施治自無差忒矣其
脈候治法并明于篇中茲不具錄
劉元賓曰夫傷寒時氣等大病之後戒忌最
多其最重者一曰飲食之無節二曰房室之
不禁夫飲食無節謂大病之後脾胃虛弱肉
食無戒再生虛熱則病候歸復矣經曰強食
肉則復此之謂也若糞□棗栗堅實難消之物尤切忌之房室
之不禁謂新差之後未滿百日體氣尚虛早

合陰陽為醫者不知此戒雖能愈病猶未愈
也今特舉其二重者言之其他候不及盡證
視所疾證求其方可也至於早起多言梳頭澡浴亦宜戒之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
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
拘急者燒禪散主之攣力全翻禪古渾翻
此條乃申解傷寒病後男女淫構二氣交感互相
換易而為病也柯氏曰此證無內外因本非傷寒
而冠以傷寒者原其因也其人身體重少氣者真
元虧損而困倦也少腹裏急至其劇或引陰中拘

學者所易之氣內攻也熱上衝胸頭不欲舉眼中
 生花者虛陽生熱而熏蒸也生花前注未有解釋
 者蓋謂眼中生赤花也原注云花一作眇叱支翻
 字書目汁凝也醫心方引葛氏花作眇云眇膝脛
 莫結反目赤也訓加乃止迷拘急者下焦虛而筋急也此真所謂陰陽之患故
 以燒禪散主之

柯氏曰男女交媾而病傳焉奇病也其授者始因
 傷寒而實種於慾火其受者因慾火而實發於陰
 虛此陰陽易之病所由來也

燒禪散方

婦人中禪近隱處取燒為灰李時珍曰禪亦作
 禪褻衣也以溲復

為之故曰禪其
 當隱處者為禪

右一味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
 此為愈矣婦人病取男子禪燒服

男女禪當者全穢之物今燒灰用之以引出其陰
 中之邪亦同氣相求之義也小便即利陰頭微腫
 者是毒原從陰入故復從陰出耳男服女女服男
 仍合陰陽交易之理矣案王緝雞肋編王恬知嘗
 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亦確言也
 張氏兼善曰易病之為合陰陽感動餘邪而其人

傷寒論疏義 卷之十一 正氣本虛故能染著同用燒裨散以誘安正氣正氣安邪氣自平矣
王氏曰嘗治傷寒病未平復犯房室命在須臾用獨瀉湯調燒裨散凡服瀉一二斤餘得愈者三四人信哉用藥不可執一也
汪氏曰仲景但云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此是言男子病故曰陰頭微腫若婦人病止利小便而已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
此論明差後勞復證治本草序例夫大病之主有

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云云巢源亦云大病者中風傷寒熱勞溫瘧之類是也大凡大病新差元氣未復但宜靜養若不能節慎而或動作或食飲皆令人重復發熱如死灰之復燃故謂之復蓋以熱從內發不敢從辛溫發散故枳實梔子湯洵為其對治矣

劉蒞庭曰此條不舉其證想心煩不眠等為所必有也徐大椿曰勞復因病後氣虛邪氣又結於上焦其症不一故不著其病形惟散其上焦之邪足矣後人以峻補之劑治勞復則病變百出矣此說

似得當

金鑑曰大病差後謂傷寒病新差後也

枳實梔子湯方

枳實 三枚

梔子 十四箇

豉 一升綿裹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若有宿食者內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服之愈漿音將○舊本博碁子下無大字今據玉函千金翼補此勞復清熱之的劑枳實寬中下氣梔子散熱除煩香豉解虛熱三味相併清勞復之內熱也

方後煮以清漿水者宜助胃氣也說文漿酢漿也从水將省聲段玉裁曰周禮酒正四飲漿水掌共王之六飲皆有漿注云漿今之釀漿也內則注云漿酢漿也按酉部云釀酢漿也則漿釀二字互訓本草玉石部下品新補漿水味甘酸微溫無毒主調中引氣宣和強力通關開胃止渴霍亂洩痢消宿食宜作粥薄暮啜之解煩去睡調理腑臟粟米新熟白花者佳令酢止嘔噦若過飽停滯因生熱者即所謂食復也內經云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此以胃中有宿積故加大黃以

傷寒論疏義 卷九
下之如博碁子大，大約謂如博碁子樣，不必拘醫心方引經心方云胡粉十二，碁注博碁者大小方寸是也，詳見附錄。
錢氏曰：若驗其脈證而有宿食者，舌胎必黃，胃脘按之必痛，當微利以去之，卽于枳實梔子鼓湯內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因新虛不宜峻下，故僅用五六枚，不細判而如博碁子者，取其味不全出，但求其宿食之去，不令其更傷胃氣也。然此胡加龍骨牡蠣湯之大黃亦切，作碁子塊者，以其尙是初次之病，故可用二兩，此則病後復證所以止。

用五六枚，其虛實輕重之權衡，又不可不知者也。劉蒞庭曰：此方屬梔子厚朴湯之類，則亦不外乎清膈利滯也。如成氏以爲吐劑，錢氏以爲發汗，周氏以爲食復之治，皆似未，然方後覆令微似汗，五字可疑，或是因有發汗用鼓者而誤附之也。

傷寒差以後更發熱，小此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

此論差後發熱證治，併及汗下之脈法，蓋上條熱在內，此證熱在外，雖病位不同，而其熱自內發則一也。言傷寒新差已後又更發熱，乃勞復之證是。

正氣不充餘邪為熱宜以小芫胡湯清解餘熱即其治也但復證之中當考此二脈若脈果見浮則邪留于表故以汗解之脈沉實則裏邪未盡故以下解之

方氏曰脈浮有所重感也脈沉飲食失節也松陵除氏曰汗下不著方名者汗下之法不一醫者於麻黃桂枝及承氣大芫胡等方對症之輕重擇而用之則無不中病矣劉蒞庭曰如脈浮者病後新感也如脈沉實者熱實于胃也此證恐不必食復蓋勞復亦有為胃實

者日巢源傷寒勞復候曰其脈緊者宜下之是與原注所云相合又可下篇曰傷寒後脈沉沉者內實也下之解宜大芫胡湯並可證焉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此論差後水氣證治大病新差後下焦之氣化失常水氣外溢而腰以下為腫金匱云腰以下腫當利小便故當與牡蠣澤瀉散以利小便排水氣也

- 牡蠣 熬○ 澤瀉
- 葶藶 熬○ 蜀漆 煖水洗
- 葶藶 熬○ 商陸根 熬
- 海藻 洗○ 鹹○

栝樓根各等分

右七味異擣下篩為散更於白中治之白飲和服
此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止後服

此水停於內而外泛作腫以牡蠣破水之堅澤瀉
利水之蓄海藻散水之泛栝樓消水之腫又以蜀
漆葶藶商陸辛苦有毒之品直搗其巢峻逐水氣
大使從二便而出案此利水之猛劑用之大病差後
無乃太峻乎或謂大病新差之後但剩腰以下腫
此水溢下焦而中焦未虛急當利其小便緩則上
逆陽位無及矣

劉蒞庭曰按此方栝樓根蓋取之淡滲不取其生
津金匱治小便不利者有水氣用栝樓瞿麥并可
以相證而本草則曰止小便利未審何謂
尤氏曰飲服方寸匕不用湯藥者急藥緩用且不
使助水氣也

令留張氏曰諸藥性烈而下水最捷不可多服故
曰小便利止後服不必盡劑也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
宜理中丸

此論明差後喜唾之證大病差已後其人喜唾者

傷寒論疏義 卷一
乃因胃中虛寒不能健運而胸上蓄飲所以津唾
上溢而病勢久不了了也不了者謂氣不精爽
也宜與理中丸以溫其胃自可已也案上條腰以
下腫此證胸上有寒蓋因差後餘症病在一處故
彼用散此用丸亦各取其留戀奏効也
方氏曰唾口液也寒以飲言

劉蒞庭曰胸上諸注多作胃上然他無此稱愚意
喜唾不了了是胸上有寒所致而胸寒必生於胃
寒故用理中溫胃以達上焦也膈上有寒飲用四
逆金匱肺中冷多涎唾用甘草乾薑湯並是一理

金匱又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又曰色黃者胸上
有寒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

此論解後虛熱證治傷寒或汗或下苟得其法則
邪退而病解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其常也乃
胃津不復而虛弱羸瘦元陽虧損而氣少力絀餘
熱內蘊而氣逆欲吐當與竹葉石膏湯以調胃氣
散熱逆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
程氏知曰蓋前條是治病後虛寒此條是治病後
虛熱也

錢氏曰仲景雖未言脈若察其脈虛數而渴者當以竹葉石膏湯主之虛寒者別當消息也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二把○把博下翻陶氏曰凡云一把者重二兩為正

石膏 一斤

半夏半升

麥門冬一升

人蔘 二兩

甘草二兩

粳米 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傷寒愈後調養之方竹葉性寒止煩熱石膏清胃熱半夏瀉飲而止嘔逆人蔘補病後之虛同麥

冬而大添胃中之津液又恐寒涼損胃故用甘草和之而又以粳米助其胃氣也乃清補兼施之劑仲景以病後不敢峻補後之庸醫動輒用溫熱之藥殆不達仲景調養之旨也案王氏易簡方以本方去石膏加熟附子名既濟湯是殆得加減之妙者故拈而出之

周氏曰即云解後必內蘊之熱尚未清楚故以甘寒勝之况有人蔘補正又何懼之有哉此為執邪未全退之證故為合法若本此以治虛羸則殆矣病後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此條舊本遺脫今從玉函補入

傷寒論疏義 卷七
此論勞復發熱證治言大病差後因勞動而復發熱者餘邪復集當與麥門冬湯以生津清熱
劉蒞庭曰愚竊疑虛羸少氣氣逆欲吐似無些熱何以主以清涼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亦似證方不協因以為恐是兩條其方互錯彼條虛羸少氣諸證蓋麥門冬湯所主即與金匱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相類此所謂勞復發熱者却是竹葉石膏湯證然實係臆揣姑錄俟識者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 七升
半夏 一升
人參 二兩

甘草 二兩
粳米 三升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六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此於前方去竹葉石膏倍用麥冬蓋病後胃津乾枯虛炎上騰於是專用麥門滋養津液人參甘草粳米大棗補中以通津更加半夏以止逆降氣茲為病後滋養之良劑蓋與前條方證互易地尤為近理矣

程氏曰病邪既至不可輒認為寔須防正氣因攻而虛病邪已去不可輒認為虛須防餘邪因補復

集故復出諸條以示隨宜定治之意大抵以正氣
初復不容邪干爲主可清則清枳實梔子湯可主
不以新差遺膈上之煩也可導則導大黃如博碁
子五六枚可加不以新差留胃中之結也熱則解
之從小此胡并酌其汗下不以新差延經絡之鬱
也水則決之甚牡蠣澤瀉散於五苓等不以新差
容溝隧之水也至若胃寒喜唾則用理中丸溫則
出緩不因差後而峻溫也虛羸逆吐則用竹葉石
膏湯補而兼清不因差後而純補也只此汗泄和
潤溫清當可而施須得除惡務盡之意而後微陽

可護少火得溫凡屬差後之證不過推此例以爲
裁酌非必以數證爲印定之證數方爲印定之方
也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
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此舉病後損穀之義以結上文之意病人脈已解
謂病脈悉解而陰陽和平也前條惟云病解至此
則云脈已解所以通結上文也日暮微煩者日中
陽氣盛旺故不煩日暮卽內經所謂日西而陽氣
已衰之時故不能消穀而微煩此以病新差強負

穀早胃氣尚弱，不能消化穀食，故令微煩，不須服藥，損其穀數，則愈。言每食一升者，食七合，食五合者，食三合。俟脾胃漸壯，穀漸增益，亦節養之一道也。凡病後起居坐臥俱宜聽其自然，不可勉強。強則非其所欲，反逆其性而不安，不特一食也。方氏曰：強與穀謂強其進食也，損者言當節減之也。

孫氏曰：病新瘥，後俱得食糜粥，寧少食，令飢慎勿飽，不得他有所食，雖思之，勿與之也。郭氏曰：貴家大族多有女兒嬌縱，又經汗下之後

腸胃空虛，急欲得食，雖食而未能消化，必須致疾。難於勸說，全在父母曉解。左右有能調和之人，為調節之，則可也。若病人差後，惟喜白粥，則永無患矣。

以上并論勞復諸證，而若牡蠣澤瀉散及理中丸二條，其實不必勞復，殆不過病後隸之之證，抑亦連類及之耳。○案此篇論陰陽易與差後勞復二證，而其方乃燒種散、枳實梔子湯、牡蠣澤瀉散、小茈胡湯、理中丸、竹葉石膏湯、麥門冬湯、潤涼攻補諸法，可謂兼備，蓋

三陰三陽諸篇既於病之情機曲盡其證治而併及差後之餘派亦諄諄告論聖人之思慮何其周密也霍亂及此篇結以胃氣一條夫病邪已退而平勿藥則唯任調養醫之能事於是畢矣苟業醫者可不眷眷服膺以三復其言也哉

傷寒論疏義卷第七

終

八家錄其真自微服其難
職外傳全其文於設教亦存其味
謂其宗其意於醫會編食而未論其出於醫者

傷寒論疏義後序

喜多村枋窓先生潛心於仲景殆二十年著傷寒論疏義七卷活字印播命濟後序濟也謏陋方奔走於風塵中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朱文公集若有契於先生述作之旨遂敬書之以質於先生夫聖人之經自漢以來注釋之者亡慮數百家純駁錯出白黑混淆逮于文公朱子哀諸儒之精粹著章句集注等之書其道燦然昭明如撥浮雲見白日洵萬世規矩準繩也蓋朱子一生學問探漢唐之注疏泝濂洛之淵源優游涵泳深造自得發一義下一言必推

本天理擴充人事而後爲之撰定者其冠絕古今詎待吾輩小生之贊揚竊謂天下之事莫難於注經何則一義之失一言之過滅裂聖訓迷惑後學而治亂興廢亦所由起其可不慎哉然則學識如朱子而後可以注經傳道而無愧矣聖經既如是則我醫之經何獨不然抑醫之有傷寒論猶儒之有論語也故自宋以來作之解者亦數十家純駁錯出白黑混淆自非有英邁之士精之一之實踐而體察之則雖欲知其變化應用末由也已今閱先生之書其體例準擬於朱子章句集注擷摭菁華刪蕪蕪蔓博而約簡而

詳洗剔仲景眉目啓迪後學聾聵而爲視死別生之真訣無復可疑焉可謂能解天下之至難矣蓋非深得朱子注經之微則不能爲也豈世之鹵莽立言者所敢較其長短哉曩者桂山夫子有輯義之著近者蒞庭夫子有述義之選於仲景之精微蘊奧闡發殆盡而先生是書能經緯而剪裁焉又使後學有所依據則猶前有二程子闢破異端興奮聖學而後有朱子之繼作若其六病之說與述義異見則亦猶周易傳義不同其趣也天下必常有公評焉此乃所以儒與醫殊途一轍而是編者其亦醫門之規矩準繩也

夫濟竊知先生述作之旨有得朱子注經之微也於

是乎言則其誠天下不公而私也嘉永五年歲在壬子四月朔江戸掘川濟未濟謹識

夫濟竊知先生述作之旨有得朱子注經之微也於
是乎言則其誠天下不公而私也
嘉永五年歲在壬子四月朔江戸掘川濟未濟謹識

